

夜读偶记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

读吴昕孺小说集《金黄的老虎》

| 谭圣林 文 |

“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”因为这首歌直通童年，每个人自小心中都有一只老虎。老虎的威猛形象在童声软化下，变得憨傻怪趣。

而吴昕孺新作《金黄的老虎》，给读者展现的是一只“阿勒泰”级别的老虎。金黄，代表贵气，象征成熟，显露光芒，成为少年后浪孜孜以求的诗和远方。

《金黄的老虎》只是小说集里九篇作品之一。文字、文章、文档，也是讲究编辑排位的。《金黄的老虎》排序第二，在整本书中起着连接点睛作用。既然用此文篇名作为书名，可见作者以及出版者对“这只老虎”的器重和喜爱，意欲长啸书山林亭，探听人海回音。该书出炉于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“三百工程”入选项目，其流量其热度自然是杠杠的。

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此虎非占山为王的百兽之尊，更不是人人喊打的腐败虎。主人公“我”当然也非十八碗水酒穿肠过、敢向吊睛白额大虎出拳搞定的武松。金黄的老虎是日月，是念想，是对面女生走过来的图像掠影，是懵懂少年奔走家山的力量轨迹。但温柔稍纵即逝，也许，什么都不是，化作一个谜。

似乎有点玄乎、虚无。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故事影片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，在一次海难中，印度少年派的家人不幸葬身大海，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在救生小船上漂流了227天，人与虎由相克转换为相助，战胜厄运获得重生。导演李安说，纯真少年派坚信他的面前一定有只老虎，这只猛虎既是欲望之根，也是恐惧之源。但也正是有老虎的刺激，

激活生命因子与虎共舞。因为，比老虎更可怕的，是茫茫大海里断线失联的绝望。较量老虎，实则与自我博弈。

仔细阅后发现，编排在《金黄的老虎》一前一后的另两篇小说，故事题材、时空展现、内核酝酿虽然迥异，但是都与《金黄的老虎》有着相似的演绎路径和玄机。每篇小说都活跃着一个可感可及的缩影，那分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追梦人。

开篇作《我的一九四九》时间标注是新中国成立前夕。在那个情报暗号间谍决定脑袋去留的年代，一个少年仍然不失对光明对美好的渴求，记住了地下工作者张姐的从容镇定，以及弯腰瞬间那蓝色旗袍下包裹得紧实的美白长腿，恍若随时都会绽放鲜花，惊艳即将解放的黑暗岁月。小说即生活，生活即人性。我无意煽情式解读小说主人公“我”在昏暗阁楼中萌发的色欲，只是觉得在那随时会擦枪走火的阴森氛围里，一个小小少年往来穿梭于拣字师傅和张姐其间，执行生死攸关的秘密接头任务，其胆量与气场能否拿捏得住，着实令人屏息。我更愿意理解为，漂亮张姐几次出镜乍现的美白性感，恍若她递给“我”的大梨子，舒缓了“我”在那种虎视眈眈的处境里的紧迫压力。

而小说《去武汉》中的“我”，因为一次久别偶遇，惦记上了武汉那头三表姐的火车歌谣、鸳鸯连环腿、散发着体香的声音，以及武汉长江大桥上站岗的楚军哥手里的冲锋枪。只可惜超乎完美的寻亲构想，遭遇父母轻描淡写之后的断然否决，就算斗胆离家徒步去武汉，蠢蠢欲动的少年梦想很快被饥饿击败。

果然，女人是老虎。这些金黄的“老虎”，要么弥漫出成熟女性的韵味，比如说《我的一九四九》中的张姐，她每次都

会是“我”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；要么侠客般火辣，比如说《去武汉》中的三表姐，谁敢招惹她，旋即四两拨千斤，使出虎爪绝户手伺候；要么是饮了露水般清丽，露出小虎牙摇摆马尾辫，比如《金黄的老虎》中的班花学习委员李燕子，“我”为她那句老虎预言追山，她为“我”背得出那首虎诗点赞：一只金黄的老虎，全身金黄/站在罗岭的山岗/它像披着铠甲的勇士/像满树即将凋零的落叶/像着了火的黑夜，像远方/挂在悬崖上的那枚月亮……

昕孺先生赠我走红新书，也赠我走心“月亮”题诗：“静观山意思，闲看月精神。”诗句取自宋代诗人邵雍《安乐窝中酒一樽》的“雨后静观山意思，风前闲看月精神”，原意是：在雨后静静地观看、品味山的韵味，在风前悠闲地欣赏月亮的神韵。

昕孺先生惜墨如金，掐掉前句“雨后”，省去后句“风前”，减持之后意蕴更为广阔大气。人生本无意思和精神，无论何时何地何人，都得主动赋予山一种高的意思，抬举月一种光的精神，格局才会破防。因为无论风吹雨打，山，都矗在那里不老，月，都亮在那里开挂，虎，都潜在那里蓄威。这就像此书封面封底，色调主打一个深沉，完全隐藏金黄，妥妥地把虎的锋芒关进笼子。

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这大概是昕孺先生沉淀诗书多年之后的低调素描，也是隔空邀我，以及更多粉丝分享一种人生知觉吧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，祛魅之后，依然披展金黄。

《金黄的老虎》，吴昕孺 著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，定价：58元

品书录

一个村庄里的中国

读魏思孝《土广寸木》札记

| 刘彦亮 文 |

读完青年作家魏思孝的《王能好》，又接着读了他的新书《土广寸木》，这本书从书名看，就是村庄两个字的分解，望文生义。这本书分上下两部，上部是局部，下部是一年。上部依照七个小标题分别是馒头、混子、酒、李宝、人肉、屎、福利。每个标题独立成章节，表面看相互独立，仔细看又相互勾连，内容依照“辛留村”为中心，勾勒出世事百态，下部按照一年的十二个月，从一月写到十二月。以“我”为叙述者，以月为单位，以“我”与老付母子的生活为主，涉及的其余村民为辅，贯穿一年的乡村生活，里面包含了农事生产、婚丧嫁娶、基层政治等，来展现乡村的各个方面。

多头树状一主干结构。这些年阅读，这种结构是我第一次遇见，尤其是上部中的七个章节，按照七个关键词分别展开，每个小标题都汇聚了村庄里的一些人和事，看似无头绪，实则内部紧密联系，这个联系是村庄的生活百态，包括下部一年十二个月的写法在小说中也很独特，一年一年是生活的常态，也是村庄的日常。作者选取了这些特殊的人和事，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。正像序言里赵坤老师解读的那样，一座叫“辛留”的村庄，辛是心酸的辛，也

是辛苦的辛，看起来有点像幸福的“幸”，却差着几笔，相隔着千山万水，总也越不过去。虽然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几十年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农民的辛苦依然存在，在这个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，农民在土地与城乡之间来回徘徊，变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的是无所适从，老一辈人坚守土地，新一代人既不想坚守土地安分守己地生活，又找不到出路。这是现代农村和农民面临的又一难题。这种多头树状的写法，有些像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，但是又截然不同，《马桥词典》是通过词语来解释马桥人的日常生活，而《土广寸木》是通过人来再显辛留村的人生百态。

重新回到人的本质。魏思孝的这本小说，没有依照乡村进化和农民成长美化生活，而是真实再现乡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表现出艰难的民生。他没有按照传统的写法，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写作，而是贴着活生生的人来写，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，是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片段、日常生产生活。人是这本小说的主体，这个主体中有通过上学或军转走出去的极少数，如赵长青和刘雄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，但大多数人依然在打工和耕种之间徘徊。

他们拮据而卑微，自私又暴戾，经济的冲击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人伦和古老的乡约，从而转移到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原则，有的选择躺平，有的选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，有的为了钱不惜犯罪坐牢，有的为了当选村干部贿赂村民为自己拉选票。

泥沙俱下的粗粝。既然是写农村，那么就没必要那么斯文，作者是抱着一种把笔磨秃了的方法写作的。为了更加贴合人物的身份特征，作者不惜用了很多粗鄙的词语，比如：操、吃屎、死、屌等。目的都是为更加切合人物的性格特征。你仔细读来魏思孝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准确的，粗看这种写法似乎有些笨拙，但是仔细咀嚼，他的用词其实非常克制，几乎是憋着一口气在写，这种写法是很有难度的。另外，作者没有刻意地卖弄文采，而是实实在在地表述，没有在小说中插入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，给读者带来作者很有文化这种假象。我觉得他的这种笔法，是一种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笔法，看似容易写起来是很难的。需要一种能力，更需要一股勇气。

《土广寸木》，魏思孝 著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68元

上架新书

张笑宇 著
《世界之中》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60元

行龙 著
《末世举人刘大鹏》

三晋出版社

80元

杨小洲 著
《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》

商务印书馆

80元

刘海平 译
《成为波伏瓦》

中信出版集团

78元



本书收录作者逛书店的二十篇文章，包括北京十家书店和巴黎十家书店，一家一篇。涵芬楼书店、韬奋书店、伯鸿书店、王府井书店等在北京的书店，爱书人大多熟悉，由书及人，由店及史，由场景及心情，作者努力写出背后的故事和个性化风格。

这本传记是在新近披露的波伏瓦信件、波伏瓦早期日记和给情人克洛德·朗兹曼的信之后的全新波伏瓦传记，它将让我们重新看待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。这本传记，让波伏瓦从萨特的阴影下走出来，探讨她的生活、她的作品、她的思想，以及她的爱情。